

夏色满目

□陈丽娟

“夏日的天空是淬过火的蓝，澄澈得近乎凛冽。云朵被无形的手反复撕扯、拉长，蓬松地悬浮着，像被遗忘在熔炉边的棉絮。蝉声从极高处泼洒下来，滚烫、稠密，织成一张笼罩四野的金色巨网。”

小区的楼宇在早晨的阳光下静默矗立，空气在楼间蒸腾，墙壁吸饱了光，白得晃眼。浓绿的槐树树荫里，几位老人陷在藤椅中，蒲扇摇动得缓慢而有节奏。空调外机低沉的嗡鸣声，是这夏日里唯一恒定的心跳，伴随着水珠，一滴一滴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。

公园的绿意浓得化不开。垂柳的长发浸入池塘，搅碎一池倒映的天光。草木蒸腾的气息混杂着水藻的微腥，在热浪中无声发酵，沉甸甸地压向肺腑。这边跳广场舞的人们随着有节奏的音乐动作大而有力，那边跳交谊舞的人随着悠扬的旋律翩翩起舞。远处孩童追逐的笑语骤然腾起，更增添了热闹气氛。

校园操场的塑胶跑道上，少年奔跑的身影在热浪中更显得矫健，篮球撞击地面又弹起的闷响，是青春在盛夏里擂动的鼓点。汗水甩落的弧线闪着光，瞬间又被地面吸干。那边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：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浓密的梧桐树上有几只喜鹊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几声蝉鸣传来，鸟叫声和蝉鸣声落在翻动的书页之中。

养老院里，浓密的藤蔓攀爬在廊架上，投下厚重的阴影，带来阵阵凉意。藤蔓上金红色的花朵竞相绽放，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是养老的好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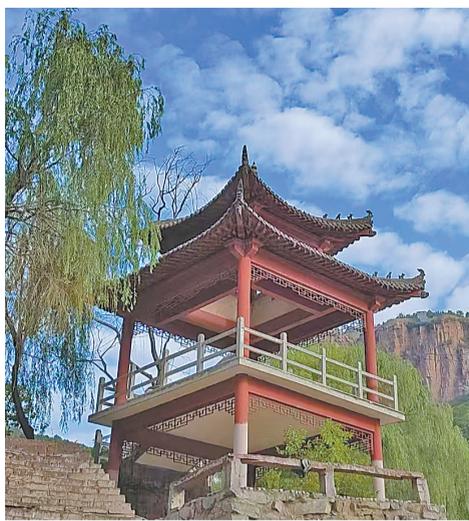
轮椅静静地停泊在光影的交界处，几个白发的老者倚在廊下，目光缓慢地追随着云朵的无声迁徙。偶尔有低低的交谈声，像落叶擦过地面。忽然，传来一嗓子“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……”，是那边柳荫下几位老者在唱京剧。让人感觉到这儿没有寂寞和孤独，真是怡养天年的好地方。

田野里，在夏日的照耀下，庄稼茁壮地生长。风终于起身，它掠过原野，掀起一波波绿色的波浪。泥土深沉的喘息与禾苗的芬芳被裹挟着，浩浩荡荡奔过田垄，奔向远方的地平线——那里，更辽阔的蓝与更浩瀚的绿，在天地相接处无声地碰撞。

不远处的太行山连绵起伏，夏日为它披上铜青的铠甲。岩壁在强光下裸露着刀劈斧凿的褶皱，深谷却蓄满浓得发黑的绿。风从远处吹来，撞上山谷陡然变得沉郁，裹挟着松针与岩石炙烤后的苦香。一只鹰的影子掠过裸露的崖壁，蝉鸣声在此处沉淀，嗡鸣声如大地深沉的腹语，回荡在层叠的褶皱之间。

满眼夏色，盛大而沉默。这夏色覆盖着楼宇与田野，浸润了书声与白发，在奔跑的汗珠与凝固的藤椅间流淌。万物在这炽热的光辉下各自显影，各自

呼吸——这是世界最饱满的年轮，所有生命都平等地绽放，又平等地在等待那一场穿透炎热、酣畅淋漓的雨声，又或者秋风。



云影落亭台 王占先 摄

父亲的脊梁

□刘松梅

农历五月初六那天，微信中一幅幅温馨的画面不停地跳动。画面中，父亲头戴生日帽，一脸兴奋地接受满堂儿女及孙辈和重孙辈们的真诚祝福。

看着父亲那原本伟岸的身躯和铁塔一样挺直的脊梁，不知何时竟然弯成了问号，我的心像被蜂蜇了一样刺痛不已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在眼眶里打转。父亲生在灾荒、战乱迭起的年代，12岁就学会了干农活，用稚嫩的双肩挑起沉重的家庭重担，过早地承受那难以承受之重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没有节假日，没有过生日，似乎没有空闲的时候。常常是我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忙活，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已不在家中，一天两头不见太阳。

那时候物质条件差，一家老小仅靠工分分的粮食难以果腹。父亲干完生产队里的活儿，披星戴月地开垦荒地，不仅不让我们饿肚子，还坚定地支持我和弟弟、妹妹上学。在炎热的夏季，当别人在树荫下乘凉的时候，父亲却顶着炎炎烈日在割草，把割下的青草晒在路边，然后背起晒干的青草回家。每年夏天，父亲总能背回家一个大草垛，既能喂羊，又能当柴烧。

到了冬季，父亲会把生产队里分的好烧的硬柴火担到集市上去卖，不仅解决了我们购买钢笔、墨水、作业本的费用，还会捎回两个白面馒头给我们解馋。白面馒头，他一口都舍不得吃。

父亲自幼心灵手巧，头脑灵活，而且很有大局观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家家户户喂猪、养羊无人管理，鸡、鸭、鹅全是散养的，所以村边的土地根本长不成庄稼。父亲建议把村边的土地种成果树、桑树，并毛遂自荐担任技术员。为培育果苗，父亲徒步100多公里背回半麻袋毛桃核并亲自育苗，还专门跑到山东烟台学习苹果嫁接技术。在培育苹果树的同时，他又引进一批桑树苗培育成桑杈，一年出售800多杆桑杈，这收入足够让乡亲们换点余粮。几年后，我们生产队不仅有能生钱的桑杈园，还有果实累累的苹果园和蜜桃园，成了令人羡慕的花果山。

父亲的责任感赢得乡亲们的尊重，被大家推选为生产队队长。在担任队长的10多年间，他吃苦耐劳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。刮风下雨别人往家跑的时候，他却冒雨查看危房，发现问题及时修补。大雪纷飞的冬天，他给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老三奶端汤送饭；给在朝鲜战场上立过二等功的残疾军人送米、送面、送柴火，乡亲们都说他是身边的焦裕禄。

1975年，我们家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，村里房倒屋塌。因我家地势较高，房子进水50多厘米深却没有倒塌，父亲把“老弱病残孕”全部接到我家。大家把空投的救灾食品和衣物拉到我院子里，分批发给受灾严重的家庭。我弟弟偷偷揪了鸡蛋大的一块烙饼，父亲生气地甩了他两巴掌。在场的乡亲看下去指责父亲：“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能吃多少，何必那么较真呢？”父亲说：“他是我的娃，必须以身作则，别人可以，但他不行！”

父亲就是这样，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，深受乡亲们爱戴。父亲如今96岁高龄，和我弟弟一家生活在一个绿树环绕、花香四溢、干净整洁的小区里，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。

两包奶背后的故事

□杨述道

从博农奶厂退休的老李，回到沁阳老家后仍情系“博农”，干起了“博农奶”代销工作。他家门口立着一块“博农奶”招牌，上面印着订购电话。

前来买奶、订奶的人络绎不绝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一来二去，我和老李渐渐熟络。我买几包，他便售我几包，从不在意数量细节。谁知，有一次我买4包奶，到家却发现只有3包。我当时心里一惊，想拐回去说吧，可与老李都已混成熟人了，一包奶不过两元钱，这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便没有放在心上。

再次去老李家买奶，我要了4包，老李娴熟地取出递来。这次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不由自主地说：“这次不少。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老李转身看向我：“这么说，上次是少给你了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我不好意思说，你上次少装了一包。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了。”谁知老李一听，赶忙从冰柜里取出一包递给我：“人一上年纪，丢三落四，还容易出错。老杨，对不起，请收下。”他的坦诚让我十分感动，便不好意思地收下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准备回老家小住，便去老李家买了4包酸奶。我心想：老李已经知道之前的失误，这次肯定不会出错。他麻利地取出酸奶装进塑料袋，系好递给我。由于着急赶路，我也没有检查。等到老家往冰箱里放时，我发现奶竟然有5包。换作爱占便宜的人或许暗自窃喜，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“老李少给的奶已经补上，现在又多给了一包，咱能不说吗？不能！绝对不能！人心换人心……”这些话在我脑海里不断回响。于是，原本计划在老家住4天，我提前2天就匆匆返城，忙去老李家补上了一包奶钱。老李乐得合不拢嘴，直夸我是不贪便宜的实在人。

一包奶，能值几何？在利益面前，绝不能贪占不义之财，别被蝇头小利蒙蔽双眼，丢了最珍贵的纯真与善良。还是那句老话：人心换人心。世人若都能坚守良心做事，人间自会处处美好。

